



## 「乾清宮尋寶——破解天字號 玉器密碼」展覽概述

■ 蔡慶良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玉石器舉世聞名，其中包含原藏於乾清宮的諸多玉石器。乾清宮位居內廷首位，藏於其中的玉石器也非同尋常，可謂重器齊聚、珍寶紛陳，實為人類文明的無價之寶。然因年代隔閡，現代人一時難窺究竟。因此，本次展覽「乾清宮尋寶——破解天字號玉器密碼」7月2日於南部院區開展，特別精選院藏乾清宮玉石器（包括十餘件非乾清宮文物）二百二十八組件，期待觀眾能成功破解歷代玉器的內藏密碼，不但認識玉器的象徵意義，也能領略精彩的藝術巧思，成為稱職的古玉偵探。



圖1 乾清宮內部 作者攝

## 皇建道積——乾清宮

乾清宮，明清皇帝的寢宮，建成至今已歷600年歲月，見證諸多重大歷史事件，雍正皇帝（1723-1735在位）之後更成為傳位詔書的儲放處，可謂天下中心。

既為天下中心，環繞皇帝寶座的匾額和對聯自有相應格局（圖1）。居中「正大光明」橫匾，是皇帝行事原則。橫匾兩側對聯「克寬克仁，皇建其有極。惟精惟一，道積于厥躬。」說明天子為政寬仁，建立天下準則；精純專一，內心信守中庸之道。亦即皇帝既受天命、繼承

法統，當不偏不倚、自強不息，既教化天下百姓，也為萬邦表率。

此種信念也體現於乾清宮中的「信天主人」玉璽（圖2）。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新疆之後，乾隆皇帝（1736-1795在位）下令製作此璽，以彰顯「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的天命觀。玉璽雙龍作鈕、方正肅穆，璽文端凝，適足為乾清宮的象徵。

## 天字號寶藏——乾清宮藏玉器

乾清宮地位崇高，其內陳設的書畫器物自非一般，乾清宮由此也成為度藏歷代重要文物的寶庫。民國十三年（1924）清室善後委員會以千字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依次為各宮殿文物編號，乾清宮居內廷之首，自然以千字文首字「天」作為文物的編號首碼，自此，天字號文物成為專指原藏於乾清宮的重寶。這批天字號重寶中的玉石器，本院收藏其中九百餘件，時代自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清代跨距數千年，珍貴異常，既有代表天子法統的禮器，也有透露皇帝治國理念的重寶，另有看似不起眼的微物，卻是一瞥重大軍事外交事件的縮影。



圖2 清 乾隆 「信天主人」玉璽及璽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3203





圖 3-1 清 乾隆 六圭一組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3225 ~ 003230



圖 3-2 清 乾隆 琰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3229



圖 4-1 明 明孝宗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316



圖 4-2 明孝宗坐像 局部 (上) 黼 (下) 黻

此外，還有為數眾多的歷代藝術傑作，是人類共有的創意結晶。然對一般觀眾而言，這些重寶猶如加密文物，即使身入寶山也難窺堂奧。

幸運的是，乾隆曾對部分寶物整理題記，

由此留下重要線索；加上近百年來考古研究方興未艾，為我們提供重要參考依據。接下來簡單舉例，梗概說明這些玉石器如何成為現代人學習玉器知識的教材。

## 舊時廟堂重寶 今日世界珍藏

乾隆十四年（1749），38歲的乾隆下令製作一組〈六圭〉（圖 3-1），貯放於精心設計的「昭華表德」木匣中，並為文鐫刻於木匣外，文中除考訂玉圭形制用途，並說明製作此組玉圭的目的為「凜比德之義，繼三代之隆軌」，政治意圖不言而喻，亦即大清國雖起自白山黑水，然德足配天，故承繼法統，御極九州。

雖說寓意嚴肅，然由玉圭紋飾設計仍可看出乾隆的藝術美感。例如文中論及琰圭的功能為「除慝、易行」，代表天子察查罰惡的職權，但今人觀察乾隆製作的琰圭（圖 3-2），多難以查覺其中的殺伐之氣，反而感到對稱典雅之美，這種視覺美感是如何做到的呢？

觀察明清皇帝的冕服（圖 4-1），可見專屬

皇帝的「天子十二章」，其中居於冕服下方的「斧」和「相背兩弓圖案」，即為十二章中的「黼」和「黻」（圖 4-2），象徵皇帝應具備的人格特質之二，即「決斷」及「明辨」。圖 3-2〈琰圭〉即將此兩圖案巧妙設計其中，以應合琰圭的除慝、易行功能，同時刻意將相背兩弓的「黻」比例拉長並置於中軸，由此形成高貴莊嚴的皇家氣息，同時也淡化琰圭令人畏懼的森嚴內涵，可謂高明設計。

但即使乾隆勤政日孜，以上古盛世為榜樣，然於主政六十年臨退休之際，仍不免興起「為君難」的感慨。乾隆六十年（1795）仲冬，再過月餘即將歸政未來的嘉慶皇帝（1796-1820 在位）之時，乾隆仿製了一件心目中的三代重器〈仿古玉人面紋圭〉（圖 5-1、5-2），並題詩其



圖 5-1 清 乾隆 仿古玉人面紋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2655



圖 5-2 龍山文化 玉人面紋圭 此件為前件玉圭所模仿的原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2100



圖 6-1 清代中晚期 玉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1048



圖 7 東漢 玉司南佩 下圖為頂部特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1079



圖 6-2 玉壺 紋飾光影變化

上，詩的末兩句為「作器每教倣古式，絜乎政事卻難之。」乾隆感嘆一生嚮往上古理想世界，然御宇一甲子仍難企及，這或可視為即將成為太上皇的乾隆回顧身居天子六十年的自我評分吧。

除了廟堂重器外，乾清宮中也藏有諸多各具時代特色的藝術傑作，例如清代中晚期的〈玉壺〉即為其中一例（圖 6-1）。回顧玉器歷史，此種純粹追求幾何之美的玉器至清代中期才開始出現。若要感受此種形制比例的細微之妙，觀者只要在腦海中將造形比例稍加調整，或是略改左右輪廓線上延的角度，如此一來，毫釐之差對於視覺美感的巨大影響就不言而喻了。

此件玉壺繼承了深厚的傳統因素，例如蓋頂的太極、獸首形器耳、壺身上的回紋、卍字紋，皆常見於過往及當時設計之中。然而設計者發揮巧思創造新意，將連續出現的卍字文排列在特殊規劃的幾何菱形輪廓中，由於此輪廓有中央稜線及自稜線向兩側傾斜的斜邊，可同時反射出相異角度的光線；當觀者微微改變觀看角度時，純潔無瑕的白色玉質中將閃耀出微妙難名、變化莫測的明暗變化（圖 6-2），由此，初看穩重樸素的純白玉壺將產生閃爍跳動、光影交融的藝術美感，一如蓋頂的太極寓意，真可謂是玉器史中令人耳目一新的獨特品味。

除了上述介紹，倘若想更深入認識乾清宮的玉器世界，我們需向偵探學習某些技能，眾所周知，偵探的重要特質就是善於觀察和發現線索。例如此件玉器為何名為〈司南佩〉（圖 7）？仔細觀察細節，可見頂面平整、中有一勺，這是古代指南針的形制特點，因為古代指南針中具有磁性的指針常為勺子造形；而今日所說的「指南」和古代的「司南」之間詞義並無差別，無非用詞習慣不同而已。由此可知，司南佩何為

此名的原因，也說明了善於觀察是研究玉器的第一步。

此外，古玉偵探還需在眾人認為理所當然、毫無疑義之處發現可疑線索。例如此件略為染色的〈玉觥〉（圖 8-1），因為底有「乾隆年製」篆書款（圖 8-2），一般人毋庸置疑皆謂乾隆時期作品。然而，稱職的古玉偵探常常在看似無疑之中發現矛盾之處。



圖 8-1 明晚期至清早期 玉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3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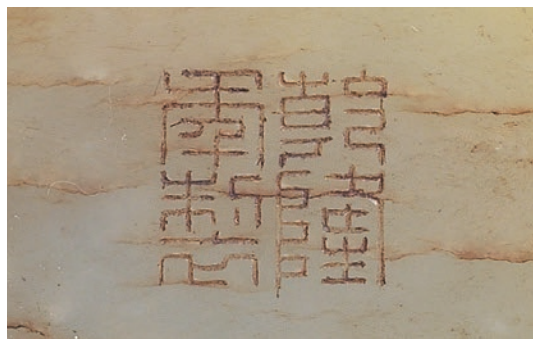


圖 8-2 玉觥 底款

在此我們或許可以先解答以爲討論開端。其實這件玉觥本爲明晚期至清早期之間的作品，於乾隆或更晚之時再加上今日所見底款。對此，初學者可能會覺得倍感吃力，連貯藏於乾清宮中具有明確底款的玉器都需保持警惕、時時存疑，此種研究實在處處荊棘、難以爲繼。然而，只要由簡入繁掌握乾清宮玉器的細微線索，身爲偵探的我們即可按部就班、迎刃而解。此件玉觥的器底既然有乾隆年製篆書款，那就由和乾隆有關的玉器開始推論吧。

## 山窮水復——乾隆在乾清宮玉器中留下的線索

乾清宮中必然和乾隆有關的玉器是各式收藏在木匣冊頁中的玉器，因爲乾隆會在冊頁中題詩作畫以言志抒懷，具有明確不易的線索，是研究乾清宮玉器的起點。

由今視昔，乾隆極具鑑賞天分，製匣珍藏的玉器多爲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漢代的古玉，即



圖 9-1 清 乾隆 仙毫春色 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3126



圖 9-2 仙毫春色 冊頁



圖 9-3 仙毫春色 冊頁

使現在已可知部分早期玉器在明代晚期又加飾了仿古紋飾，或全器本即為明代晚期仿古作品，但今日能提出這些年代修正意見，乃得力於近百年考古成就，由此更突顯二百多年前乾隆的天賦眼力。無論如何，這些玉器皆具古玉形制或紋飾，是乾隆心目中的古代寶物，故精心設計冊頁木匣以為珍藏。且由冊頁的詩詞題記可知，這些古玉不僅見證古代歷史，更是乾隆鑑古知今、古為今用的感發之源。

例如乾隆二十年（1755），歲次乙亥正月，44歲的乾隆下令製作〈仙毫春色〉冊頁（圖9-1～9-3），目的是為了收藏一褐一白兩件玉人，乾隆並於冊頁中親繪松、竹、梅、蘭四張畫作。乍看之下似無特殊之處，或可認為只是乾隆特別珍視這些玉器而已。

但若進一步閱讀畫上題識，可知乾隆筆下的松、竹、梅、蘭代表了「商山四皓」，是秦末亂世歸隱山林的四位賢者。亦即對乾隆而言，玉人如同秦末的國家人才，為此繪製松、竹、梅、蘭

則是求賢若渴的具體象徵；商山四皓雖因亂世不願出仕，然今大清盛世，故治世賢才輩出以佐王廷，這也是冊頁最末錄有群臣應和之文的緣故。且讓我們回到乾隆二十年新春，值此大地歡慶之時，乾隆卻未曾懈怠，仍念茲在國、心繫人才，此為乾隆終身不易的為政信念。

對今日有考古知識的我們而言，這組玉人透露的線索其實不僅如此。仔細觀察因為受沁呈褐色的玉人的服裝和琢磨細節（圖9-4），製作年代確實為戰國晚期至秦末之時，亦即為商山四皓的生活時代，可知乾隆研究古代玉器頗有心得，睹物感發也切中實情，並非為賦新詞而強說愁。

而若繼續觀察另一件白色玉人細節，還可發現乾隆未曾透露的訊息。比較圖9-4和此件白玉人的琢磨細節（圖9-5），可知兩者並非同一時代的作品，白玉人的製作時代應為清代。如此一來，兩件玉人形制服飾皆相同，看似成對：然受沁程度截然不同，現又知製作年代也不同，



圖 9-4 戰國晚期 玉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3127



圖 9-5 清 乾隆 玉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3126



圖 10-1 清 乾隆 浮筠聯采 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3132



圖 10-2 後石家河文化 玉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3132



圖 10-3 西周中期 玉孔雀羽毛 現貌 a. 正面；b. 背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3133



圖 10-4 〈玉孔雀羽毛〉正面解析 a. 西周中期；b. 明晚期至清早期再加新紋飾 作者依據原件重繪原貌

卻又同時收藏在乾隆製作的冊頁中，該如何解釋才合理呢？看來合理的解釋，或許是乾隆認為僅是單件玉人難以呈現冊頁的藝術美感及內心感發，所以依早期原件另外仿製一件，但因清代玉工未能掌握戰國晚期的琢磨技巧，不自覺在細節中透露出諸多訊息。

其實玉器經後代加製或改製的現象屢見不鮮，例如乾隆的另一件〈浮筠聯采〉玉器冊頁（圖 10-1），其內收藏了後石家河文化的〈玉鷹〉（圖 10-2），以及西周中期的〈玉孔雀羽毛〉（圖 10-3）。仔細觀察孔雀羽毛，可知這件玉器原為西周中期作品，後於春秋早期以及明末清初，分別加上新的紋飾（圖 10-4、10-5），最後成為乾隆的珍藏並收納在訂做的冊頁中。由上可知，乾隆獨特的古玉眼光以及冊頁中的題識，確實為研究乾清宮玉器提供了重要線索。

除了上述，乾隆另提供一重要研究線索，為具有「大清乾隆仿古」隸書款的玉器。這些玉器一般質地純淨、製作精美，且多刻有乾隆詩文，顯為乾隆自作器，例如〈玉觥〉即為顯例（圖 11）。這類玉器代表了乾隆的古玉觀點和藝術品味，是乾清宮眾多玉器中最為醒目且較易判斷的玉器，製作年代自當為乾隆時期。

既然「大清乾隆仿古」隸書款玉器為乾隆自作器，一般人面對乾清宮中「乾隆年製」篆書款玉器，自然也會認為是乾隆自作器。但仔細比較觀察後，卻會發現隸書款玉器和篆書款玉器之間的玉質和美感皆有明顯差別，似乎代表不同的品類。例如比較一白一碧兩件〈玉帶翼獸尊〉（圖 12），其中白玉尊不論玉質、造形設計，以及對細節的講究皆明顯高於碧玉尊；此外觀察另外兩件一白一碧的〈玉壺〉（圖 13），也具有



圖 10-5 〈玉孔雀羽毛〉背面解析 a. 西周中期原為素面；b. 春秋早期打孔並加紋飾；c. 於明晚期至清早期再加新紋飾 作者依據原件重繪原貌



圖 11-1 清 乾隆 玉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2793

相同的現象。而且色白質精者皆為「大清乾隆仿古」或「乾隆仿古」隸書款，色碧者則為「乾隆年製」篆書款。結合乾清宮其他相類例子，似乎可以推論「大清乾隆仿古」隸書款以及「乾隆年製」篆書皆是乾隆下令製作的玉器，只是分別代表不同品相或級別而已。

然而，這個推論似乎也無法符合所有乾清宮中「乾隆年製」篆書款玉器。例如來自中亞伊斯蘭世界的〈玉壺〉（圖 14-1），顯然不可能是乾隆下令製作的玉器，但器底卻也有「乾隆年製」篆書款（圖 14-2），且底款有明顯後加打磨的痕跡。由於此玉壺的製作年代約十六世紀至乾隆時期，所以有學者認為這是新疆納入大清版圖後所呈貢品，故後加「乾隆年製」篆書款仍有合理之處。而若接受此觀點，或許



圖 11-2 玉觥 底款、蓋內



圖 12 左清乾隆 右清中晚期 玉帶翼獸尊兩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2792、故玉 003760



圖 13 左清中晚期 右清乾隆 玉壺兩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3953、故玉 003522



圖 14-1 16 至 18 世紀 玉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3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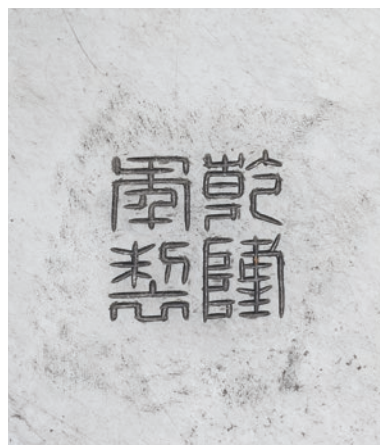


圖 14-2 玉壺 底款

可以得到初步推論，即「大清乾隆仿古」隸書款必為乾隆下令製作玉器；至於「乾隆年製」篆書款則可能是乾隆下令製作的另一品相的玉器，當然也可能和乾隆本人無關，僅是乾隆時期製作的玉器，故後加篆書款以爲區別。但無論如何，這些玉器基本爲乾隆時期的玉器。

就在我們以爲已推得結論時，卻又發現情況並非如此簡單。倘若進一步觀察其他乾清宮中「乾隆年製」篆書款玉器，例如〈玉匱〉（圖 15），雖說也有「乾隆年製」篆書款，但玉匱的藝術風格卻接近明晚期至清早期的特徵，亦即玉匱本即爲明晚期至清早期的玉器，器底「乾隆年製」篆書款實爲後加？抑或玉匱是乾隆時期模仿明晚期至清早期風格的仿古作品？簡言之，「乾隆年製」篆書款玉器真是乾隆年製玉器嗎？



圖 15-1 明晚期至清早期 玉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3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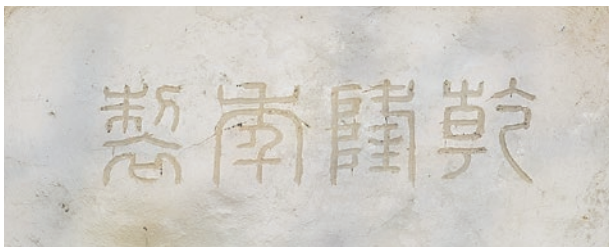


圖 15-2 玉匱 底款

## 抽絲剝繭——善假外物以利探尋

爲了釐清乾清宮藏「乾隆年製」篆書款玉器製作年代的困惑，需先借助現今考古出土玉器確定乾清宮諸多玉器的年代，再以此爲基礎進一步討論「乾隆年製」篆書款玉器的真實情況。

與乾清宮「乾隆年製」篆書款玉器的藝術風格相關的考古發掘遺址，主要有安徽安慶范文虎墓、江蘇南京紹興二十五年墓、江西吉水李家山南宋墓、河北定州靜志寺塔地宮、北京密雲清代皇子墓、江蘇蘇州王有仁墓等。借力於上述諸多考古出土玉器，可以研究辨析出遼、宋、金、元、明玉器的特徵。以此基礎，可發現乾清宮諸多「乾隆年製」篆書款玉器並非乾隆時期製作，而爲更早的作品，因此年款必爲後加。

例如下述諸器雖然皆有「乾隆年製」篆書款，但實際製作年代分別爲：金至元的〈玉雙耳杯〉（圖 16）、兩件元代〈玉杯〉（圖 17、18）、明晚期至清早期〈玉杯〉（圖 19）。由此得證，「乾隆年製」篆書款玉器真的未必是乾隆年製。至此，回顧圖 8〈玉觥〉，我們再也不會疑惑於製作年代和年款之間的矛盾。

雖說「乾隆年製」篆書款玉器未必是乾隆年製，但以筆者目前所知，不是乾隆時期製作的玉器卻仍有乾隆年款時，則字體必爲篆書，隸書則尚未發現，可見其中似乎存在某種尚未明朗的使用規範，留待古玉偵探繼續深入研究。

## 破解天字號玉器密碼

雖說以上討論集中在宋、元、明、清的玉器，但身爲古玉偵探的我們只要熟悉此種探討過程，乾清宮中其他玉器的時代必然也可以此類推、迎刃而解。



圖 16-1 金至元 玉雙耳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37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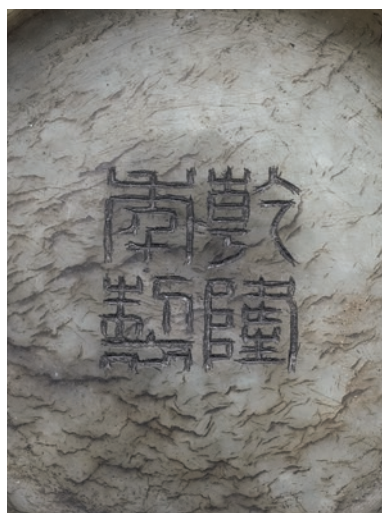


圖 16-2 玉雙耳杯 底款



圖 17-1 元 玉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3798



圖 17-2 玉杯 底款



圖 18-1 元 玉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37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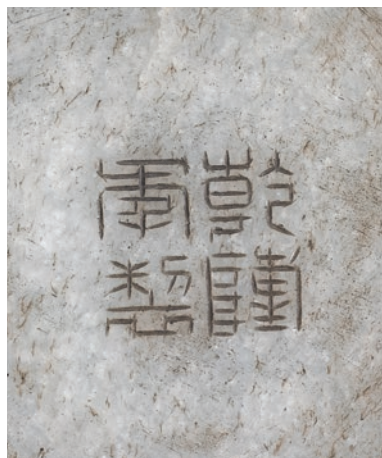


圖 18-2 玉杯 底款



圖 19-1 明晚期至清早期 玉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38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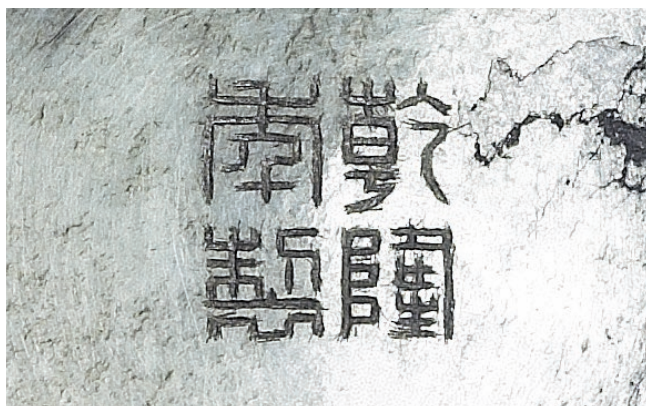


圖 19-2 玉杯 底款



圖 20 左明晚期至清早期 右良渚文化 兩件玉錐形器比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1139、購玉 000512



圖 21-1 漢代鐔形佩的基本形制 取自蔡慶良，《實幻之間：院藏戰國至漢代玉器特展》，頁 125。



圖 21-2 漢代鐔形佩外神獸的設計技巧 取自蔡慶良，《實幻之間：院藏戰國至漢代玉器特展》，頁 125。



圖 22 左明晚期至清早期 右東漢 兩件玉韞形佩比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1076、故玉 004358

例如熟悉良渚文化玉器特徵以及明代晚期仿古的慣用技巧後，仔細觀察相似的兩件玉器（圖 20），我們自然知道右側為良渚文化錐形器，左側則為明代晚期至清早期仿良渚文化的作品。倘若明瞭漢代韞形佩的基本形制以及龍鳳的設計原則（圖 21），則觀察相類兩件作品（圖 22），即可明白右側為東漢韞形佩，左側則為明代晚期至清早期仿漢代的作品。

至此可知，乾清宮藏玉石器誠為古代廟堂重寶、今日人類文化遺產，值得代代傳承。同時，這些珍寶也是我們認識古代文明的極佳教材，今日有緣得見，倘空手而歸則徒呼負負，且讓我們花一點時間成為古玉偵探吧，如此一來，過往累代玉器經典將獲新生，隱世已久的偉大玉器藝術家也將成為我們一輩子的良友故交。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 參考書目：

1. 何傳賢主編，《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
2. 張麗端，《宮廷之雅：清代仿古及畫意玉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
3. 鄧淑蘋，《國色天香：伊斯蘭玉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
4. 蔡慶良，《實幻之間：院藏戰國至漢代玉器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20。
5. 鄧淑蘋、張麗端、蔡慶良，《敬天格物：中國歷代玉器導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
6. 鄧淑蘋，《故宮玉器精選全集·第一卷·玉之靈·I》，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9。
7. 南京博物院，《玉潤中華：中國玉器的萬年史詩圖卷》，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3。